

國政思想
與
政治制度

海上

卿雲書局

發行



著者：莊心在
校者：陶希聖
序者：鈕永建
題者：鈕永建

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

上海卿雲書局發行

陶序

這本小書雖然內容很簡單，意義卻很重大。

舊學者雖熟讀舊書，苦于沒有透關的見解。新學者雖懷有見解而不能應用到舊材料上面去。施用透關的見解去解剖中國的舊材料，這是現在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任務。日益沉淪到社會的最勞苦羣衆裏面去的青年知識分子才有獲得這種見解的可能。

解剖中國史的工作，和剝筍一樣，隱伏在歷史記載裏面的悲苦黑暗面，本來是歷史所由造成的原動力，但是過去的史家卻少能夠指出

來的。他們便能夠，也不願意。過去的史家最多也不過剝到中間的一層爲止。最裏面的一層，尙有待于現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來剝去。

從來的歷史家都是士大夫階級的分。他們對於帝王從來是奴隸樣的擁護與服從。所以從來的中國史，大抵是帝王的家乘。反對一朝帝王的士大夫，結局更擁護服從新起的帝王，展轉爲奴，慣性成就。

滿清末期，梁任公以敏銳的眼孔及感情的筆端，向舊史學予以攻擊，但梁先生是主張非有中等階級以革命便不應當革命的。他與舊日士大夫所不同的是迎合資本主義，所以他剝筭只剝到中間階級一層，便不前進。民國以後，他自己隨中間階級的上升而上升到「上等社會」了，他轉變他清末的主張，他再服膺儒家的人治學說。他的新史學便

消沉了。他投到胡適之先生的旗下去了。胡先生的史學是隨外國商品與資本進口的，他能够指出社會的黑暗，卻不能指出黑暗社會所由成立，更不願指出黑暗生活中農民無產者的歷史創成力。✓

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受胡先生中國哲學史上卷的影響的。

前者雖出世稍後，卻不能較後者進步。不獨如此，前者之中，還明示著儒學思想的回復。在胡著以後出版而較進步的，有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此書之所以進步，在能夠指士大夫階級在戰國時代的活躍。但是馮先生已說不出士大夫階級是依賴農民所納地租地稅爲生的。在戰國時代，士人階級雖上抗貴族，卻仍下禦農民。如果說農民爲平民，則士人階級並不能算入農民之列。所以當時學者的主張，充

分帶有中間階級的意味，——對貴族主張民主，對農民保守獨裁，對貴族主張一統，對農民主張分封。其最著者是儒家，儒家所以成爲漢代以後帝王及士大夫共守的學說就在這一點。

這些流行的著作，終不能滿足青年知識分子的意。所以青年知識分子自己來創作。他們的創作現還沒有到成熟的時期，然而已經發端了。莊君這本小書的意義就在這裏。

陶希聖 一九三一，五，二七，南京。

朱序

正是楊柳依依，飛絮連天繞的清明時節吧？細雨斜風中的鷄鳴寺，情景更顯得幽美。清茗一甌，故人相對，上下古今，縱橫萬里，拍掌高談，其樂陶陶然，這其間，我就認識了莊君心在。現在，已是梅子留酸，杜鵑啼倦的時候了，然而莊君他那如此飄飄然的風度，還在我腦子裏活躍呢。飄飄然，而且昂昂然。

其實，我對於莊君，在兩年前就認識了的，只是沒有見過面，認識的原因，實在由於他的文章發表得太多了，而且都能使我滿意。只

要打開南京上海等處的大小雜誌和報章，總可以發見莊君的大作。莊君那樣的努力，實在令人佩服。前天，莊君來信，告訴我他又著成了一部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而且還要我做篇序文。這纔使我有如喜躍，而又懼怕！喜者，喜莊君在這學術饑荒的中國居然能努力出如此巨大的成績也；躍者，喜極而躍如魚躍貓躍狗躍馬躍之謂也；至於懼怕，那自不消說，當然是要我序囉！

我一向就很知道：做序的大概是一些名人要人或專門學者。這些，我自己想想，都夠不上資格。但莊君的盛情却不能推却，莊君的努力更不可不在此加以鼓勵。那末，怎麼好呢？於是，我老實抽起烟來，（據說抽烟可以助長思想的）搔首沉思。果然，還是烟的力量，一

想就想出了。我想出小孩子時候讀過的袁子才小倉山房尺牘中有這麼一段意思：他說，明公大人往往於金壁輝煌中掛一幅山野老人，以為點綴，枚老矣，得廁身於明公大人之列者，其斯意乎？（大意，句子是我任意造的，原文忘記了，因為一時找不到這部書）。呵呵，這於我多麼有用，趕快拿來，做自己的護符。我想，在莊君的這部書中，自然有不少「金壁輝煌」的大序，那末，我這「山野小子」（我比袁子才那時的年紀小些，當然是小子，要說不上老人。）的東西還是有用吧？

我以為政治，到底是一種權力的關係。人非為欲達其某一種目的，他必然的就發生權力關係。我們且看吧，古代的奴隸國家，中世

的封建國家，近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那一種不是由於權力關係所造成。我們與其說國家的政治是表現，毋甯說政治是權力關係的表現。我們知道，人類也是和其他的生物一樣，他時時刻刻都需要繼續不斷的從外界向體內吸收可以供養的物質，同時從體內向外界排洩用不着的成分，這就是說，他時時刻刻都得行着體內物質的新陳代謝的活動。他行着這樣的繼續不斷的活動時，人類纔算得是活着的生活，他若一旦停止這種活動，他就不能生存。人類的這種繼續不斷的活動進程，就整個的包括了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這其間。最基本的，我們就可以總名之曰物質的生活。人類為滿足其這種生活的要求，他必然的要勞動；勞動就是為獲得生活資料之必然的一種手段。但人類進化到

了某一定的階段，他不一定全靠勞動而同時也可以取得生活資料的，那就是剝削。奧本海末爾 F. Oppenheimer 在他所著的那本國家論 The State 上就分成人類生存的方法為兩種：一是勞動，二是剝削。所謂剝削，我們又可以意味到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把個人自己的勞動，及個人自己勞動與別人勞動之等價的交換以達到其滿足需要的，是「經濟手段」，是屬於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若是把別人的勞動為無代價的收奪，那就是「政治手段」，是政治學研究的範圍。但他怎樣能夠無代價的收獲？那當然必須依靠於強制的權力。所以，政治是一種手段，是一種強制權力關係的表現。它的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從來對於政治的定義，都是說政治是國家的活

動，但我總以為政治不僅是完全國家的活動，他是人類強制權力生活即政治生活的全體系，國家只不過是政治手段之一種具體組織而已。

總之，政治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們要對於政治有所認識，我們就必須從社會生活之其他的各方面來研究社會現象。這樣，我們對於政治才能瞭解得透切。我們不出國門，我們便無從知道中國國際地位低下的程度；我們不坐飛機，我們便無從下瞰大地組成的部分；我們研究教育，在教育本身上便無從理解教育，必須在教育以外之其他各種相互關係上去研究，才能得到真正教育的理解；同樣，我們對於政治也必須在其各種之相互聯繫上去研究，而後才能真正的把握政治的本質。從前的一切科學，都是獨特的，個體的，作單純的研究，自從達

爾文生物進化論創立以後，纔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有它各自的聯繫；這纔改變了以前的單純方法，而採取地理的歷史的各種相互聯繫的研究，這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科學上之一大進步。現在，莊君的這部書，就是採取了這個進步的方法，用經濟史觀去解剖中國的政治思想與制度。所以，這部書的第一編，就有先說出政治思想制度在社會總體中的地位及與社會基礎之各種聯繫，以至於其各種相互作用。末後並述及歐洲各時期制度思想之史的發展，以爲比較。像這樣完密的組織而有系統的書，在國內很不多見。僅就這第一編而論，我想，已是對於中國學術很有不少的貢獻，是值得向讀者首先報告的。

再，我們現在研究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第一個碰到的難關

是材料問題。在中國過去的學術界，不消說一切都是紊亂，一切都是龐雜！所有的古籍，不是經人偽造，便是不知所云！即較有系統的史書，亦不過等於斷爛的朝報，皇帝的家傳而已！此外最多最多也不過穿插些士大夫的休閒生活的流水賬而已！因此，近來很有些聰明的學者，就小徑別開，在類書中，找些易得的材料，加上一些輝煌奪目的名詞，生吞活剝的吃下去，固結不化的吐出來，於是，就黃袍加身，儼然登上了學者的龍位。這或許是中國學術貧乏底原故吧？同時，或許也是由於中國學術根本難於研究底原故吧？我現在自己想想，也確實犯上了上述的毛病。我很想糾正，同時覺得又很困難。因為中國的一切學術，都是太神祕化了，一點都找不着系統和真實的所在，若是

沒在科學的正確素養者，一入中國的故紙堆中，必使你目迷五色，茫然無所措其手足。不消說古書的真偽難於辨別，即在前代學者如司馬光朱晦庵王充劉知幾顧炎武姚際恆閻若璩孫志祖崔述諸人，近代學者如章太炎王國維羅振玉康有為梁任公胡適之錢玄同顧頡剛諸人所考訂過的，也未必就可相信。而況此外材料不限於書籍者，何止千萬萬。實物如龜甲，獸骨，鐘鼎彝器，石刻，符璽，及陶，瓷，瓦，甗等等，無一不是我們寶貴的研究材料；即一向不爲人所注意如民間的簿據契約等等，更是治理中國政治制度與思想的真實材料。我們若能把他蒐集攏來，則對於當時的物價高下，田賦多寡，財產買賣制度，高利借貸關係，以至於家族財產等等關係，無一不瞭如指掌，即

政治思想，也可以從此窺探出來。然而，這種工作却是很不容易呀！

如上所述，治理一部中國的政治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小材料一項而論，已是萬分的困難，更遑論乎其他！若果我們不注意這些，而只吻命吞棗，更何處不可以湊成一大堆，即如下面一段，也可以伸述出一部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

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國家天下。壯而爲卿公大夫公侯，天下

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定盦文集聚珍版卷中第四頁）

像這樣舉凡一切政治哲學，法治思想，倫理觀念，教育制等等，莫不包攬。我們若竟據此爲專門材料而不推及他書而加以疏證，則我們所得的錯誤自然很多，而况類書內所述更不敢担保沒有重大錯誤的所在！我們要運用科學的正確方法，予以考證，予以分析，予以比較，予以綜合。我們不能盲從古書，更不能盲從古人，『盡信書，不如無書』，這話總是正確的。我們要對於中國文化有所追求，有所認識，那我們對於中國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一堆紛亂支離的糊塗賬，非明確的清算不可。要清算這些，就非有長期的耐性，苦工的研究，和